紅樓夢/第007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七回　送宮花周瑞嘆英蓮　談肄業秦鐘結寶玉[1]

題曰：

十二花容色最新，不知誰是惜花人。

相逢若問名何氏，家往江南本姓秦。

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劉姥姥去後，便上來回王夫人話。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，問丫鬟們時，方知往薛姨媽那邊閒話去了。周瑞家的聽說，便轉出東角門至東院，往梨香院來。剛至院門前，只見王夫人的丫鬟名金釧兒者，和一個才留了頭的小女孩兒站在台階坡上頑。見周瑞家的來了，便知有話回，因向內努嘴兒。

周瑞家的輕輕掀帘進去，只見王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套的說些家務人情等語。周瑞家的不敢驚動，遂進裡間來。只見薛寶釵穿著家常衣服，頭上只散挽著鬢兒，坐在炕裡邊，伏在小炕桌上同丫鬟鶯兒正描花樣子呢。見他進來，寶釵才放下筆，轉過身來，滿面堆笑讓：「周姐姐坐。」周瑞家的也忙陪笑問：「姑娘好？」一面炕沿上坐了，因說：「這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邊逛逛去，只怕是你寶兄弟沖撞了你不成？」寶釵笑道：「那裡的話。只因我那种病又發了，所以這兩天沒出屋子。」周瑞家的道：「正是呢，姑娘到底有什麼病根兒，也該趁早兒請個大夫來，好生開個方子，認真吃幾劑，一勢兒除了根才是。小小的年紀倒作下個病根兒，也不是頑的。」寶釵聽了便笑道：「再不要提吃藥。為這病請大夫吃藥，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銀子錢呢。憑你什麼名醫仙藥，從不見一點兒效。後來還虧了一個禿頭和尚，說專治無名之症，因請他看了。他說我這是從胎裡帶來的一股熱毒，幸而先天壯，還不相干，若吃尋常藥，是不中用的。他就說了一個海上方，又給了一包藥末子作引子，异香异氣的。不知是那裡弄了來的。他說發了時吃一

丸就好。倒也奇怪，吃他的藥倒效驗些。」

周瑞家的因問：「不知是個什麼海上方兒？姑娘說了，我們也記著，說與人知道，倘遇見這樣病，也是行好的事。」寶釵見問，乃笑道：「不用這方兒還好，若用了這方兒，真真把人瑣碎死。東西藥料一概都有限，只難得『可巧』二字：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十二兩，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十二兩，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兩，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兩。將這四樣花蕊，于次年春分這日晒乾，和在藥末子一處，一齊研好。又要雨水這日的雨水十二錢——」周瑞家的忙道：「嗳喲！這麼說來，這就得三年的工夫。倘或雨水這日竟不下雨，這卻怎處呢？」寶釵笑道：「所以說那裡有這樣可巧的雨，便沒雨也只好再等罷了。白露這日的露水十二錢，霜降這日的霜十二錢，小雪這日的雪十二錢。把這四樣水調勻，和了藥，再加十二錢蜂蜜，十二錢白糖，丸了龍眼大的丸子，盛在舊磁壇內，埋在花根底下。若發了病時，拿出來吃一丸，用十二分黃柏煎湯送下。」

周瑞家的聽了笑道：「阿彌陀佛，真坑死人的事兒！等十年未必都這樣巧的呢。」寶釵道：「竟好，自他說了去後，一二年間可巧都得了，好容易配成一料。如今從南帶至北，現在就埋在梨花樹底下呢。」周瑞家的又問道：「這藥可有名子沒有呢？」寶釵道：「有。這也是那癩頭和尚說下的，叫作『冷香丸』。」周瑞家的聽了點頭兒，因又說：「這病發了時到底覺怎麼著？」寶釵道：「也不覺甚怎麼著，只不過喘嗽些，吃一丸下去也就好些了。」

周瑞家的還欲說話時，忽聽王夫人問：「誰在房裡呢？」周瑞家的忙出去答應了，趁便回了劉姥姥之事。略待半刻，見王夫人無語，方欲退出，薛姨媽忽又笑道：「你且站住。我有一宗東西，你帶了去罷。」說著便叫香菱。只聽帘櫳響處，方才和金釧頑的那個小丫頭進來了，問：「奶奶叫我作什麼？」薛姨媽道：「把匣子裡的花兒拿來。」香菱答應了，向那邊捧了個小錦匣來。薛姨媽道：「這是宮裡頭的新鮮樣法，拿紗堆的花兒十二支。昨兒我想起來，白放著可惜了兒的，何不給他們姊妹們戴去。昨兒要送去，偏又忘了。你今兒來的巧，就帶了去罷。你家的三位姑娘，每人一對，剩下的六枝，送林姑娘兩枝，那四枝給了鳳哥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留著給寶丫頭戴罷，又想著他們作什麼。」薛姨媽道：「姨娘不知道，寶丫頭古怪著呢，他從來不愛這些花兒粉兒的。」

說著，周瑞家的拿了匣子，走出房門，見金釧仍在那裡晒日陽兒。周瑞家的因問他道：「那香菱小丫頭子，可就是常說臨上京時買的，為他打人命官司的那個小丫頭子么？」金釧道：「可不就是他。」正說著，只見香菱笑嘻嘻的走來。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，

細細的看了一會，因向金釧兒笑道：「倒好個模樣兒，竟有些象咱們東府裡蓉大奶奶的品格兒。」金釧兒笑道：「我也是這們說呢。」周瑞家的又問香菱：「你幾歲投身到這裡？」又問：「你父母今在何處？今年十幾歲了？本處是那裡人？」香菱聽問，都搖頭說：「不記得了。」周瑞家的和金釧兒聽了，倒反為歎息傷感一回。

一時間周瑞家的攜花至王夫人正房後頭來。原來近日賈母說孫女兒們太多了，一處擠著倒不方便，只留寶玉黛玉二人這邊解悶，卻將迎、探、惜三人移到王夫人這邊房後三間小抱廈內居住，令李紈陪伴照管。如今周瑞家的故順路先往這裡來，只見幾個小丫頭子都在抱廈內聽呼喚呢。迎春的丫鬟司棋與探春的丫鬟待書二人正掀帘子出來，手裡都捧著茶鐘，周瑞家的便知他們姊妹在一處坐著呢，遂進入內房，只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圍棋。周瑞家的將花送上，說明緣故。二人忙住了棋，都欠身道謝，命丫鬟們收了。

周瑞家的答應了，因說：「四姑娘不在房裡，只怕在老太太那邊呢。」丫鬟們道：「那屋裡不是四姑娘？」周瑞家的聽了，便往這邊屋裡來。只見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兒一處頑耍呢，見周瑞家的進來，惜春便問他何事。周瑞家的便將花匣打開，說明原故。惜春笑道：「我這裡正和智能兒說，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作姑子去呢，可巧又送了花兒來，若剃了頭，可把這花兒戴在那裡呢？」說著，大家取笑一回，惜春命丫鬟入畫來收了。

周瑞家的因問智能兒：「你是什麼時候來的？你師父那禿歪剌往那裡去了？」智能兒道：「我們一早就來了。我師父見了太太，就往于老爺府內去了，叫我在這裡等他呢。」周瑞家的又道：「十五的月例香供銀子可曾得了沒有？」智能兒搖頭兒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惜春聽了，便問周瑞家的：「如今各廟月例銀子是誰管著？」周瑞家的道：「是余信管著。」惜春聽了笑道：「這就是了。他師父一來，余信家的就赶上來，和他師父咕唧了半日，想是就為這事了。」

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兒勞叨了一會，便往鳳姐兒處來。穿夾道從李紈後窗下過，隔著玻璃窗戶，見李紈在炕上歪著睡覺呢，遂越過西花牆，出西角門進入鳳姐院中。走至堂屋，只見小丫頭丰兒坐在鳳姐房中門檻上，見周瑞家的來了，連忙擺手兒叫他往東屋裡去。周瑞家的會意，忙躡手躡足往東邊房裡來，只見奶子正拍著大姐兒睡覺呢。周瑞家的悄問奶子道：「姐兒睡中覺呢？也該清醒了。」奶子搖頭兒。正說著，只聽那邊一陣笑聲，卻有賈璉的聲音。接著房門響處，平兒拿著大銅盆出來，叫丰兒舀水進去。平兒便到這邊來，一見了周瑞家的便問：「你老人家又跑了來作什麼？」周瑞家的忙起身，拿匣子

與他，說送花兒一事。平兒聽了，便打開匣子，拿了四枝，轉身去了。半刻工夫，手裡拿出兩枝來，先叫彩明吩咐道：「送到那邊府裡給小蓉大奶奶戴去。」次後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謝。

周瑞家的這才往賈母這邊來。穿過了穿堂，抬頭忽見他女兒打扮著才從他婆家來。周瑞家的忙問：「你這會跑來作什麼？」他女兒笑道：「媽一向身上好？我在家裡等了這半日，媽竟不出去，什麼事情這樣忙的不回家？我等煩了，自己先到了老太太跟前請了安了，這會子請太太的安去。媽還有什麼不了的差事，手裡是什麼東西？」周瑞家的笑道：「噯！今兒偏偏的來了個劉姥姥，我自己多事，為他跑了半日，這會子又被姨太太看見了，送這幾枝花兒與姑娘奶奶們。這會子還沒送清楚呢。你這會子跑了來，一定有什麼事。」他女兒笑道：「你老人家倒會猜。實對你老人家說，你女婿前兒因多吃了兩杯酒，和人分爭，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，說他來歷不明，告到衙門裡，要遞解還鄉。所以我來和你老人家商議商議，這個情分，求那一個可了事呢？」周瑞家的聽了道：「我就知道呢。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事！你且家去等我，我給林姑娘送了花兒去就回家去。此時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閒兒，你回去等我。這有什麼，忙的如此。」女兒聽說，便回去了，又說：「媽，好歹快來。」周瑞家的道：「是了。小人兒家沒經過什麼事，就急得你這樣了。」說著，便到黛玉房中去了。

誰知此時黛玉不在自己房中，卻在寶玉房中大家解九連環頑呢。周瑞家的進來笑道：「林姑娘，姨太太著我送花兒與姑娘帶來了。」寶玉聽說，便先問：「什麼花兒？拿來給我。」一面早伸手接過來了。開匣看時，原來是宮制堆紗新巧的假花兒。黛玉只就寶玉手中看了一看，便問道：「還是單送我一人的，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呢？」周瑞家的道：「各位都有了，這兩枝是姑娘的了。」黛玉冷笑道：「我就知道，別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。」周瑞家的聽了，一聲兒不言語。寶玉便問道：「周姐姐，你作什麼到那邊去了。」周瑞家的因說：「太太在那裡，因回話去了，姨太太就順便叫我帶來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寶姐姐在家作什麼呢？怎麼這幾日也不過這邊來？」周瑞家的道：「身上不大好呢。」寶玉聽了，便和丫頭說：「誰去瞧瞧？只說我與林姑娘打發了來請姨太太姐姐安，問姐姐是什麼病，現吃什麼藥。論理我該親自來的，就說才從學裡來，也著了些涼，异日再親自來看罷。」說著，茜雪便答應去了。周瑞家的自去，無話。原來這周瑞的女婿，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興，近因賣古董和人打官司，故教女人來討情分。周瑞家的仗著主子的勢利，把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，晚間只求求鳳姐兒便完了。至掌燈時分，鳳姐已卸了妝，來見王夫人回話：「今兒甄家送了來的東西，我已收了。咱們送他的，趁著他家有年下進鮮的船回去，一并都交給他們帶了去罷？」王夫人點頭。鳳姐又道：「臨安伯老

太太生日的禮已經打點了，派誰送去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你瞧誰閒著，就叫他們去四個女人就是了，又來當什麼正經事問我。」鳳姐又笑道：「今日珍大嫂子來，請我明日過去逛逛，明日倒沒有什麼事情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有事沒事都害不著什麼。每常他來請，有我們，你自然不便意，他既不請我們，單請你，可知是他誠心叫你散淡散淡，別辜負了他的心，便有事也該過去才是。」鳳姐答應了。當下李紈、迎、探等姐妹們亦來定省畢，各自歸房無話。

次日鳳姐梳洗了，先回王夫人畢，方來辭賈母。寶玉聽了，也要跟了逛去。鳳姐只得答應，立等著換了衣服，姐兒兩個坐了車，一時進入宁府。早有賈珍之妻尤氏與賈蓉之妻秦氏婆媳兩個，引了多少姬妾丫鬟媳婦等接出儀門。那尤氏一見了鳳姐，必先笑嘲一陣，一手攜了寶玉同入上房來歸坐。秦氏獻茶畢，鳳姐因說：「你們請我來作什麼？有什麼好東西孝敬我，就快獻上來，我還有事呢。」尤氏秦氏未及答話，地下幾個姬妾先就笑說：「二奶奶今兒不來就罷，既來了就依不得二奶奶了。」正說著，只見賈蓉進來請安。寶玉因問：「大哥哥今日不在家么？」尤氏道：「出城與老爺請安去了。可是你怪悶的，坐在這裡作什麼？何不也去逛逛？」

秦氏笑道：「今兒巧，上回寶叔立刻要見的我那兄弟，他今兒也在這裡，想在書房裡呢，寶叔何不去瞧一瞧？」寶玉聽了，即便下炕要走。尤氏鳳姐都忙說：「好生著，忙什麼？」一面便吩咐好生小心跟著，別委曲著他，倒比不得跟了老太太過來就罷了。鳳姐說道：「既這麼著，何不請進這秦小爺來，我也瞧一瞧。難道我見不得他不成？」尤氏笑道：「罷，罷！可以不必見他，比不得咱們家的孩子們，胡打海摔的慣了。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的慣了，乍見了你這破落戶，還被人笑話死了呢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普天下的人，我不笑話就罷了，竟叫這小孩子笑話我不成？」賈蓉笑道：「不是這話，他生的靦腆，沒見過大陣仗兒，嬸子見了，沒的生氣。」鳳姐道：「憑他什麼樣兒的，我也要見一見！別放你娘的屁了。再不帶我看看，給你一頓好嘴巴。」賈蓉笑嘻嘻的說：「我不敢扭著，就帶他來。」

說著，果然出去帶進一個小後生來，較寶玉略瘦些，眉清目秀，粉面朱唇，身材俊俏，舉止風流，似在寶玉之上，只是怯怯羞羞，有女兒之態，靦腆含糊，慢向鳳姐作揖問好。鳳姐喜的先推寶玉，笑道：「比下去了！」便探身一把攜了這孩子的手，就命他身傍坐了，慢慢的問他：幾歲了，讀什麼書，弟兄幾個，學名喚什麼。秦鐘一一答應了。早有鳳姐的丫鬟媳婦們見鳳姐初會秦鐘，并未備得表禮來，遂忙過那邊去告訴平兒。平兒知道鳳姐與秦氏厚密，雖是小後生家，亦不可太儉，遂自作主意，拿了一匹尺頭，兩個「

狀元及第」的小金錁子，交付與來人送過去。鳳姐猶笑說太簡薄等語。秦氏等謝畢。一時吃過飯，尤氏，鳳姐，秦氏等抹骨牌，不在話下。

那寶玉自見了秦鐘的人品出眾，心中似有所失，痴了半日，自己心中又起了呆意，乃自思道：「天下竟有這等人物！如今看來，我竟成了泥豬癩狗了。可恨我為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，若也生在寒門薄宦之家，早得與他交結，也不枉生了一世。我雖如此比他尊貴，可知錦繡紗羅，也不過裹了我這根死木頭，美酒羊羔，也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。『富貴』二字，不料遭我荼毒了！」秦鐘自見了寶玉形容出眾，舉止不凡，更兼金冠繡服，驕婢侈童，秦鐘心中亦自思道：「果然這寶玉怨不得人溺愛他。可恨我偏生于清寒之家，不能與他耳鬢交接，可知『貧窶』二字限人，亦世間之大不快事。」二人一樣的胡思亂想。忽然寶玉問他讀什麼書。秦鐘見問，因而答以實話。二人你言我語，十來句後，越覺親密起來。

一時擺上茶果，寶玉便說：「我兩個又不吃酒，把果子擺在裡間小炕上，我們那裡坐去，省得鬧你們。」于是二人進裡間來吃茶。秦氏一面張羅與鳳姐擺酒果，一面忙進來囑寶玉道：「寶叔，你侄兒倘或言語不防頭，你千萬看著我，不要理他。他雖靦腆，卻性子左強，不大隨和此是有的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去罷，我知道了。」秦氏又囑了他兄弟一回，方去陪鳳姐。

一時鳳姐尤氏又打發人來問寶玉：「要吃什麼，外面有，只管要去。」寶玉只答應著，也無心在飲食上，只問秦鐘近日家務等事。秦鐘因說：「業師于去年病故，家父又年紀老邁，殘疾在身，公務繁冗，因此尚未議及再延師一事，目下不過在家溫習舊課而已。再讀書一事，必須有一二知己為伴，時常大家討論，才能進益。」寶玉不待說完，便答道：「正是呢，我們卻有個家塾，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，便可入塾讀書，子弟們中亦有親戚在內可以附讀。我因業師上年回家去了，也現荒廢著呢。家父之意，亦欲暫送我去溫習舊書，待明年業師上來，再各自在家裡讀。家祖母因說，一則家學裡之子弟太多，生恐大家淘氣，反不好，二則也因我病了幾天，遂暫且耽擱著。如此說來，尊翁如今也為此事懸心。今日回去，何不稟明，就往我們敝塾中來，我亦相伴，彼此有益，豈不是好事？」秦鐘笑道：「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，也曾提起這裡的義學倒好，原要來和這裡的親翁商議引荐。因這裡又事忙，不便為這點小事來聒絮的。寶叔果然度小侄或可磨墨滌硯，何不速速的作成，又彼此不致荒廢，又可以常相談聚，又可以慰父母之心，又可以得朋友之樂，豈不是美事？」寶玉道：「放心，放心。咱們回來告訴你姐夫姐姐和璉二嫂子。你今日回家就稟明令尊，我回去再稟明祖母，再無不速成之理。」二人計

議一定。那天氣已是掌燈時候，出來又看他們頑了一回牌。算帳時，卻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，言定後日吃這東道。一面就叫送飯。

吃畢晚飯，因天黑了，尤氏說：「先派兩個小子送了這秦相公家去。」媳婦們傳出去半日，秦鐘告辭起身。尤氏問：「派了誰送去？」媳婦們回說：「外頭派了焦大，誰知焦大醉了，又罵呢。」尤氏秦氏都說道：「偏又派他作什麼！放著這些小子們，那一個派不得？偏要惹他去。」鳳姐道：「我成日家說你太軟弱了，縱的家裡人這樣還了得了。」尤氏歎道：「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？連老爺都不理他的，你珍大哥哥也不理他。只因他從小兒跟著太爺們出過三四回兵，從死人堆裡把太爺背了出來，得了命，自己挨著餓，卻偷了東西來給主子吃，兩日沒得水，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喝，他自己喝馬溺。不過仗著這些功勞情分，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，如今誰肯難為他去。他自己又老了，又不顧体面，一味吃酒，吃醉了，無人不罵。我常說給管事的，不要派他差事，全當一個死的就完了。今兒又派了他。」鳳姐道：「我何曾不知這焦大。倒是你們沒主意，有這樣的，何不打發他遠遠的庄子上去就完了。」說著，因問：「我們的車可齊備了？」地下眾人都應道：「伺候齊了。」

鳳姐起身告辭，和寶玉攜手同行。尤氏等送至大廳，只見燈燭輝煌，眾小廝都在丹墀侍立。那焦大又恃賈珍不在家，即在家亦不好怎樣他，更可以任意灑落灑落。因趁著酒興，先罵大總管賴二，說他「不公道，欺軟怕硬。有了好差事就派別人，象這等黑更半夜送人的事，就派我。沒良心的王八羔子！瞎充管家！你也不想想，焦大太爺蹺蹺腳，比你的頭還高呢。二十年頭裡的焦大太爺眼裡有誰？別說你們這一起雜种王八羔子們！」正罵的興頭上，賈蓉送鳳姐的車出去，眾人喝他不聽，賈蓉忍不得，便罵了他兩句，使人捆起來，「等明日酒醒了，問他還尋死不尋死了！」那焦大那裡把賈蓉放在眼裡，反大叫起來，赶著賈蓉叫：「蓉哥兒，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。別說你這樣兒的，就是你爹，你爺爺，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！不是焦大一個人，你們就做官兒享榮華受富貴？你祖宗九死一生掙下這家業，到如今了，不報我的恩，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。不和我說別的還可，若再說別的，咱們紅刀子進去白刀子出來！」鳳姐在車上說與賈蓉道：「以後還不早打發了這個沒王法的東西！留在這裡豈不是禍害？倘或親友知道了，豈不笑話咱們這樣的人家，連個王法規矩都沒有。」賈蓉答應「是。」

眾小廝見他太撒野了，只得上來幾個，揪翻捆倒，拖往馬圈裡去。焦大越發連賈珍都說出來，亂嚷亂叫說：「我要往祠堂裡哭太爺去。那裡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牲來！每日家偷狗戲雞，爬灰的爬灰，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，我什麼不知道？咱們『胳膊折了往袖

子裡藏』！」眾小廝聽他說出這些沒天日的話來，唬的魂飛魄散，也不顧別的了，便把他捆起來，用土和馬糞滿滿的填了他一嘴。

鳳姐和賈蓉等也遙遙的聞得，便都裝作沒聽見。寶玉在車上見這般醉鬧，倒也有趣，因問鳳姐道：「姐姐，你聽他說『爬灰的爬灰』，什麼是『爬灰』？」鳳姐聽了，連忙立眉嗔目斷喝道：「少胡說！那是醉漢嘴裡混唚，你是什麼樣的人，不說沒聽見，還倒細問！等我回去回了太太，仔細捶你不捶你！」唬的寶玉忙央告道：「好姐姐，我再不敢了。」鳳姐道：「這才是呢。等到了家，咱們回了老太太，打發你同秦家侄兒學裡念書去要緊。」說著，卻自回往榮府而來。正是：

不因俊俏難為友，正為風流始讀書。

注释

↑ 本回回目：
“送宮花周瑞嘆英蓮　談肄業秦鐘結寶玉”甲戌本，舒序本。

“送宮花賈璉戲熙鳳　晏寧府寶玉會秦鐘”庚辰本，己卯本，梦觉本，程甲本。“晏寧府”梦觉本、程甲本作“寧國府”。

“尤氏女獨請王熙鳳　賈寶玉初會秦鯨卿”戚序本，王府本，列藏本。

杨藏本无回目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